

時差的故事

賴秀俞



香港駁雜的街道和湍急的人潮，還有那些在天橋、小巷和巴士上的紅男綠女，經常會讓人不由得想起劉以鬯的一篇短篇小說《對倒》，其中有一句：「亞杏走出舊樓，正是淳于白搭乘巴士進入海底隧道的時候。」二〇〇〇年，王家衛拍了《花樣年華》。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收穫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，也讓Kar-Wai Wong這個名字在法國名聲大噪。張曼玉和梁朝偉那些意亂情迷的散步與漫遊迷倒了法國人，同時也讓《花樣年華》的原著，劉以鬯的小說《對倒》在華文文學世界重新「出土」。

在這裏，文學與電影的交錯也頗具「對倒」的意味。《對倒》中的男女擦肩而過，卻有無限溫存。文學與電影路徑各異，卻又互文共生。

《對倒》的故事，距今差不多已有四十多個年頭。紅顏易老，香港都市的氣息卻經久不息。《對倒》的前身，是一篇在一九七二年連載於《星島晚報》的長篇小說，共計十二萬字。一九七五年，劉以鬯將這部長篇小說改寫成為同名的短篇小說。

這是一部大量採用意識流手法的實驗小說。它主要講述了一個關於「時差」的故事。首先，男女主人公的年齡存在「時差」。男主人公時近中年，而女主人公正值青春。其次，兩人之間又存在空間上的「時差」。中年男子從上海移居而來，青春少女自小生長於香港本地。前者擁有的，是上世紀上海的時間。那是一個「緊張」的時代。小說這樣寫道：「上海是緊張的，整個上海的脈搏加速了。每一個人都知道徐蚌會戰的重要性。報紙上的新聞未必可靠；人們口頭上傳來傳去的消息少有不添油加醬的。房屋的價格跌得最慘，花園大洋房只值七八根大條子，有錢人遠走高飛。」而少女所習慣的香港「時間」，顯然缺乏這樣的時間體驗。再者，兩者的生命狀態也存在「時差」



▲王家衛電影《花樣年華》改編自劉以鬯小說《對倒》

作者供圖

。中年人淳于白熱愛懷舊，而少女亞杏則熱衷於幻想未來。一個背向未來，一個背向過去。此外，「時差」又顯著地存在在這兩個人的相遇中。他們近在咫尺，卻從不能相遇。他們最大的交集，就是從來不能產生交集——正所謂「咫尺天涯」。

「時差」背後的關鍵，就在於「對倒」。這實際上是郵票學的專有名詞，指一正一倒的雙連郵票。據說，劉以鬯是一個著名的郵票迷。他曾說，《對倒》是他自己最喜愛的書：「我很喜歡集郵，有一種郵票是兩張郵票連在一起，一種是上中下，一種是下中上，所以叫對倒。看了這種郵票，我想，我可以寫一篇小說，也叫『對倒』，把兩個沒有關係的人放在一起，郵票是一上一下，一種是上對下，一種是下對上，主角怎樣對倒？第一，一個是男人，一個是女人；第二，一個是中年男人，一個是少女，這就是對倒。」

我常常以為，在漫長的生活歷程中，人生在世，關鍵是「浮生取義」，這裏的「義」，指的是意義。不只人自身的遭際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如是。在這部「對倒」的小說中，一直存在「時差」的兩個人，他們產生的故事到底有什麼意義？或許這部小說的最大魅力正在於此，它揭示了一個問題：看似緊緊相依的心靈，實際上可能無法互相理解。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疏離，正是現代都市的典型症候。那麼，我們還要問：無法靠近的相遇，還有意義嗎？劉以鬯曾在小說中給出了自己的提示。那是小說中的一句話：「那衣服已經舊了，淳于白捨不得丟掉。他是常常想到這個女人的。剛才，巴士在彌敦道上駛去時，又見到這個一度名叫美麗而現在並不美麗的女人。」只有念念不忘，方能安然渡過時間的洪濤巨浪。《對倒》中這兩個身處「時差」中的人，正如我們和生命、和時間之間的關係。無論是懷想未來，還是回望過去，只有活在現在，才能和生命的本真，「零時差」地相遇。

平分秋色

劉世河



寒暑平 and 晝夜均，陰陽相半在秋分。又是一年秋分到，許是人到中年人生過半的緣故，今年這個時節我的腦海中竟然冒出了「平分秋色」這四個字。

其實也確有此意。《春秋繁露·陰陽出入上下篇》中說：「秋分者，陰陽相半也，故晝夜均而寒暑平。」秋分之「分」便為「半」之意。而且二十四節氣中是以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為四季之始而劃分的，秋分日居秋季九十天之中，正好平分了秋季。

這種「分」不僅僅是從時間上，氣候的變化也是立竿見影的。秋分之前，儘管節氣已然仲秋，但秋老虎還會時不時地出來發一下威。而秋分一過就大不同了，這個時候你才能感受到什麼是真正的涼爽。所謂天高雲淡，風清氣爽，其實只有秋分時節才能體現出來。

和其他節氣一樣，古人也把秋分分為三候：「一候雷始收聲，二候蟄蟲坯戶，三候水始涸。」

古人認為雷是因為陽氣盛而發聲，秋分後陰氣漸盛，所以不再打雷了，故有「雷，二月陽中發聲，八月陰中收聲」的說法。「蟄蟲坯戶」說的是由於天氣變冷，蟄居的小蟲開始藏入穴中，並用細土將洞口封起來以防寒氣侵入。「水始涸」則說的是此時降雨開始減少，由於天氣乾燥，水分蒸發快，所以湖泊與河流中的水量開始變少。

另外古人對「秋分」節氣的重視程度絕不亞於春節。因為倘若按時間來分，秋分這日才是貨真價實的中秋。燕將明日去，秋向此時分。秋分曾是傳統的「祭月節」，素有「春祭日，秋祭月」之說。現在的中秋節則是由傳統的「祭月節」而來。據考證，最初「祭月節」是定在「秋分」這一天，不過由於這一天在農曆八月裏的日子每年不同，不一定都有圓月。而祭月無月則是大殺風景的。所以，後來就將「祭月節」由「秋分」調至中秋。

秋分也是農業上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。此時，南、北方的田間耕作各有不同，華北地區有這



▲秋分今日開始

資料圖片

樣一句農諺：「白露早，寒露遲，秋分種麥正當時」，秋分時節種的麥自然是冬小麥了；而「秋分天氣白雲來，處處好歌好稻栽」則反映出的是江南地區播種水稻的時間。

秋分時節，農民朋友們種麥的種麥，插秧的插秧，忙得是不亦樂乎。文人雅士也沒閒着，歷朝歷代都有對秋分的着墨，其中數唐代尤甚。寫得最靈動的當屬王維那首《山居秋暝》：「空山新雨後，天氣晚來秋。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喧歸浣女，蓮動下漁舟。隨意春芳歇，王孫自可留。」

畫筆流淌中國情

姚 船



整理書房，在書架角落看到白色的小紙盒。這是大兒媳婦的外祖父送的。裏面有一疊對摺的卡片，約巴掌大。卡片面上印有我們住的兩層小房子的素描。那一年，大兒子在多倫多舉行婚禮。婚後幾天，夫婦倆飛往美國愛荷華，與英裔媳婦的家人和親友開派對，共同慶祝。愛荷華州主要經營農業，一望無際的玉米田蔚為壯觀。媳婦家沒有務農，與外祖父住在一起。那裏民風淳樸保守，少有外族裔的人。不過，大家對來自遠方的華人女婿很客氣。尤其是她外祖父，聊得很親熱。他說，自己去過幾次中國，對中國人印象很好。希望有機會來加拿大與我們見面。

隔年，一對年逾八十的老人終於實現諾言，風塵僕僕來和我們歡聚了。這位外祖父是美國人，退休前是建築師。那天穿一件短袖夏威夷花恤衫，藍眼睛在紅潤的臉龐上閃閃發亮，滿頭白髮齊刷刷剛攏向耳後，精神矍鑠，一副老藝術家風範。

他說，自己不懂中文，也不會拿筷子，但有一個好聽的中文名字，叫「環哥」。說到這裏，他爽朗地笑起來，談了中文名由來的由來。那次他在桂林旅遊，見到一個刻印章的小店，看藝匠在小小的石頭上刻字，感到很新鮮，也想刻一個。人家問他中文名，沒有。靈機一動，他把自己姓氏Wagner叫人幫他音譯，就成了「環哥」。他希望把中英文都刻在印章裏，但英文太長，只能取前三個字母。結果，他的正方形印章分上下兩格，上面是WAG，下面是「環哥」。他很滿意。

聊了一會，他向我們要一張小橈子。我有點奇怪，一問之下，才知道他要到外面，把我們的房子畫下來。原來，這是他幾十年的習慣，每到一個地方，就拿出隨身攜帶的筆和速寫本，把感興趣的東西畫下來，尤其是建築物。

他一生去過歐洲、亞洲和非洲的十幾個國家，先後於一九七〇年、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七年到去過中國。最後一次，目的是沿着已故美國前總統胡佛在中國的足跡參觀。同行的三十人，是胡佛圖書館委員會成員，其中有胡佛的孫子。

赫伯特·胡佛（Herbert Hoover）是美國第三十一任總統，也出生於愛荷華州，居住的地方離媳婦外祖父的家約兩小時車程。在其未登上總統寶座前，曾替英國一家採礦公司工



▲長城逶迤曲折，宛如巨龍

資料圖片

作。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一年期間，公司應清政府邀請，派他到中國，負責培訓採煤工人。他辦公的大樓位於天津。環哥和同伴到達時，大樓已改為政府機關，不能隨便進入。大家在外面觀看，環哥馬上在不遠處坐下，拿起筆速寫。大門頂端掛一條大紅橫額，上有四個大字。他以為是大樓名稱，問了人家，才知寫的是「慶祝五一」。他馬上在紙上一角把這四個字臨摹下來。

他們還入住以前胡佛在天津住的酒店，叫Astor Hotel。不過，並非原來的房間，而是更寬敞更漂亮的新翼。一行人還去了唐山。環哥把大地震紀念碑留在筆下，作為對在天災中遇難民眾的哀思。又去石景山，想看看四年前他光顧過的一家夫妻小食店。但那簡陋破舊的小房子不見了。原來是這裏進行改建，後面建起了一排嶄新的樓房。

在兩個星期行程中，他們馬不停蹄走了很多地方，但環哥最鍾意和感動的，卻是在北京。在他送我的、由胡佛圖書館印製的關於他「中國行」的畫冊中，我們完全可以領略他的心意。畫冊的封面是雄偉壯麗的八達嶺萬里長城，逶迤曲折，像一條巨龍，盤踞在崇山峻嶺之間，讓人油然而生敬意。右下角赫然蓋有他別致的印章。

裏面幾十幅線條流暢明快，簡樸傳神的鋼筆畫，近一半在北京完成。故宮、頤和園、石船舫、天壇和十三陵等等，都在紙面上細膩呈現。每幅畫的旁邊都印有詳細的說明和他的感受。他慨嘆中華民族偉大的歷史文化，無與倫比的藝術造詣。他也在天安門廣場畫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毛主席紀念堂，以及中國歷史博物館。

環哥是辛勤的，一路不停地畫，甚至坐在遊艇和巴士上。同行的人有時逛商店、買東西

，他寧可坐在路邊寫生。有一次，被人忘記，差點掉隊。還有一次，看到農民和牛在耕田，他趕緊走近觀察，一不小心從田埂跌到水田裏。但環哥是幸運的，這趟中國行收穫了豐盛碩果，進一步認識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，目睹中國社會的進步和民眾生活的改善，也遊覽了這片遼闊大地上的壯麗風光。他在泛舟滄江時，在畫作旁邊寫道：「身臨其境，才真正體會到它的美！」

他在畫冊最後部分有十分感慨的一段話：「我看到和接觸到的人，沒有掛餓，沒有失業，沒有乞丐，也沒有人肥胖。能讓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做到這樣，只有中國的共產黨。」環哥也讚揚中國人老實厚道，友誼第一。難怪他把在中國學到的幾個中文字單詞，也印在畫冊中。第一個字是「友」。還有另一個是「對不起」，並分別注上拼音和英文。回美國後，他常向親友談及在中國的見聞和感想。

想不到幾年後，他的外孫女認識了一個中國男孩，中西合璧組織了小家庭。對於來多倫多與我們見面，環哥老人十分高興。不幸的是，回去後不久，他就有一次開車外出時發生意外，離開人間。當地報紙報道噩耗並發表長篇文章，讚揚他對地區發展的貢獻。環哥一生建樹良多，該地重要建築，包括市政廳、胡佛前總統故居和圖書館等室內裝飾設計，都出自他的手筆。現在，那裏的博物館，還專門闢一個展廳，介紹他的生平 and 成就。

轉眼十幾年過去。如今，手捧環哥這位老建築師贈送的畫冊，裏面凝聚着他對遙遠中國的濃濃情意，我仍然心潮起伏。我對兒媳婦說，等孩子長大，帶他們到中國去，沿着你外祖父走過、畫過的地方，看一看那裏的新面貌。她毫不猶豫應聲道，我們還要看得更多，走得更遠！

通往江湖的兩條路

姚文冬



「江湖」二字，與佛教相關——據傳，禪宗出了兩位高僧，一位馬祖道一，在江西，另一位石頭希遷，在湖南。禪和子為親近兩位大德，奔波往來於江西、湖南兩地，後人稱為「跑江湖」。而為「江湖」染上傳奇色彩的，卻是另一種人——俠客。江湖是水，俠客是魚，古代的俠客，自由地遊弋於江湖，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」。

少年時，我嚮往俠客的江湖生活。對江湖的狂熱，模糊了我的辨識能力，以為，出了家門，便是江湖。於是，我等待時機成熟，就去闖江湖。苦思冥想，發現了一條路——離家出走。我所謂的時機，無非是捱老師批評了、被家長責罵了、或者遇到了過不去的坎……我就「師出有名」了。

很快時機到了。那天，我想從校園的牆上翻過去，到田野裏散心。剛爬上牆頂

，身後就傳來校長的吼叫，嚇得我「咕咚」就掉到牆外，然後撒腿就跑，往家裏跑——得把偷偷積攢的十幾塊錢帶上。回到家時，遠遠看見父母親一前一後出了院子開始找我。這一幕，讓我動搖了，懷疑這條路的正確性。但我還是咬牙走了。只是，走出小鎮十幾里，又在掌燈時分折了回來。

我不想成為一個流浪兒。俠客與流浪兒，狀態形似，卻有着質的不同。俠客身處社會規則之外，能力、膽識與抱負兼具，人格獨立，遵從內心，孑然一身，飄然來去；乞丐、流浪兒，卻是一種生存無着的群像，何談灑脫？於是明白，我要的是江湖的「神」，而不是「形」。

中年後，我發現了通往江湖的另一條

路——獨自去旅行，在庸常的日子裏，抽出時間，做一個現代版的「俠客」。物質、閱歷、知識與智慧的積累，觀念的更新、思維的拓展，使我具備了行走江湖的「神」，不會再像少年時極端、膽怯、窘迫和迷惘。一個人旅行，真如俠客的現代版，你看——雙肩包一背，一部手機在手，像不像古代的俠客，斜背行囊，手提寶劍？況且，這手機，可比俠客的劍神奇多了，衣食住行玩，一鍵搞定。遶開神州，可以來去無憂，一切聽從內心召喚。

俠客步行，或騎馬，我坐汽車，或火車、飛機。仰仗現代交通的便捷，我曾有過三天走四省的經歷，可不是單純趕路，而是走走停停，把四省精華都飽覽了。俠客的千里馬，如何比得？我還刻意營造江

湖的坎坷——兩個城市間，飛機兩小時，我有意選擇慢車，且買了無座票，在車廂連接處席地而坐，在嘈雜的異鄉口音裏、在那些因上廁所、洗漱、打水而來回穿梭的乘客間，抱膝而睡。

我的「自討苦吃」，是為向古代的俠客致敬——他們，不是經常露宿於深山、荒野嗎？

俠客披星戴月，穿城過鎮，飢餐渴飲，我曉行夜宿，縱情山水，月下獨酌。這些年，我走遍了全國，大到國際大都市，小到深山古村，只為踏上不同的土地，感受地域、文化的差異，用以厚重我的人生經歷。比之喜好遊歷的李白、杜甫、岑參、蘇軾，也不遜色吧？

俠客一路結交豪傑，我亦結識不少志

趣相投的「驢友」，正因萍水相逢，彼此捧出了清澈的心。俠客路遇不平，行俠仗義，我雖不及，但也積小善、鋪坦途。比如，為缺少經驗的旅人指點迷津，比如，照顧那些旅遊區的小生意。我曾跟人家說，旅途夜宿，無非是為緩解困乏，一張床足矣，光顧一下那些家庭小客棧，這不也是一種「行俠仗義」？

江湖多「兇險」，俠客以劍化之。我亦曾有過驚險體驗，只當旅途一趣。記得某次夜宿南昌，清晨醒來，發現酒店房門大開，檢點財物，卻不見丟失。原來，昨夜狂風大作，我只是虛掩了房門，風從窗外造訪，吹開了房門。一場虛驚。餘悸之後，便自我解嘲——自古「空城計」便比城門緊閉安全。

少年多夢，並因力不從心，而為之困擾，倘若換一種思維，總會有一條合適的路抵達夢想。比如我的江湖夢。搞清「江湖」一詞的出處，不禁莞爾——我經常往來於江西、湖南，也算是老「江湖」了吧。